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録卷之七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南蠻

占城

占城國古越裳氏界本秦郡象林縣地漢為象林林邑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自立僭稱林邑國王遂不入版圖孫吳時通使後其國傳外孫范熊熊傳子逸被其臣范椎之奴用事譖逐諸子於逸逸死奴冒范氏族名文篡奪之攻併旁

國晉永和中攻陷日南求日南故北鄙地於交州刺史朱藩以橫山為界既而交州刺史楊平同九真太守灌邃討之文子佛敗走官軍追至其國佛請降其後復豨侵暴日南九真諸郡無歲不至交州畫域遂自太延袤至三千里或曰千里文傳至玄孫為扶南王所殺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傳子陽邁乍臣乍叛於中國晉元嘉中文帝使宗慤擅和之往伐陽邁邁懼願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掠日南户以納款其大臣諫止

之乃復遣大帥范扶龍戍北界區栗城以拒晋前鋒蕭景憲奪據其城乘勝入象浦陽邁出師驅象来戰慤製獅子形禦之象奔師敗陽邁父子遂脫身走獲其國珍寳無筭消金人歸黄金数十萬斤於朝自是歷宋齊梁陳隋皆来脩貢隋仁壽末復遣將劉方擊破之國主范志棄城走獲廟主十八枚並鑄金為之盖其先有國以来十八世矣方班師范志復國至唐貞觀中其孫鎮龍被弑外戚諸葛地取之更號環王元和初入寇安南驩愛等

州都護張舟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城周顯德中亦來脩貢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陁盤遣使來朝貢表章書於貝多葉盛以香木函其後嗣王貢使不絕宋亦厚賚之政和中授其王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康白州刺史楊卜麻疊言身摩化外不霑祿食願得薄授俸給壯觀示國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淳熙中遣兵襲真臘破之

慶元中眞臘大舉兵復讐遂滅其國俘殺臣民幾盡更立眞臘人以主之因名占臘元至元中國主曰孛由補刺者吾遣使歸附貢方物其子補的立復負固不服元數遣重兵臨之又毎遣使招諭雖外示降款中無順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主阿答阿者遣使虎都蠻来賀即位貢虎象方物命行人吴用顔宗魯楊載送使者歸賜以璽書及大統曆金綺等幣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章朕已具悉然都

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為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既已發兵討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命使占城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孫上帝寔鑒之王其勉圖勿怠三年安南舉兵侵占城阿荅

阿者遣平章蒲旦麻都奏聞

上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賫詔諭安南幷占城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朕將數年闢土日廣甲兵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覩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為之

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

聽命罷兵乃遣中書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賫詔印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

上又以占城通中國文字遣使頒科舉詔于其國

按宋史紀占城制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詳具五代史則其國雖無科舉之事而亦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國人多有能詞翰者如近峯聞畧所載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邉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

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同床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丈霜王句詩聞賢太守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此經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常寓蘇之天王堂見葵花不識問其名人紿之謂一丈紅花即題云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般五尺欄干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又濯纓亭筆記亦載宋七後

沈敬之逃占城乞兵與復占城以國小辭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乃留居其國占城覔之而不臣敬之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江南老鉅卿春風抆淚為傷情無端天下編年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杯黃土蓋香名英魂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觀此則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節義不惟其臣有詩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乎聲名文物匹于朝鮮超于日本遠矣我

太祖科舉詔之頒真不鄙陋其人而欲納之于大合教
同文之盛也宜哉
四年王遣其臣荅班瓜卜農來朝表用金葉長一
尺餘濶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請給
兵器樂器樂人欲使安南知為聲教所被輸貢之
地則不敢欺凌
上以兵器雖不足惜但二國互爭而朝廷獨與占城
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在聲
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夏之異難以發

遣命中書移咨國王令其國有能習中土華言可
教以音律者選擇数人至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
占城海泊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八年
上以占城與爪哇等國貢使每至中國為商多行譎
詐詔禁阻之　十三年遣子入貢賀
萬壽聖節諭其勿與安南國交兵　十六年遣使賫
勘合文冊與之　二十四年入貢以其國弒立絶
之　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其王占巴的賴遣
使奉金葉表文來賀入貢方物且言被安南侵掠

乞降勅往諭
上遣行人蔣賓王樞使其國報之賜以絨錦織金文
綺紗羅仍諭安南王胡奃使息兵脩好　四年勅
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户領
之具器甲糗粮由海道往占城會兵伐安南又遣
中使馬彬等賫勅賜以鍍金銀印及紗絹金帶黃
金百兩白金百两織金文綺衣二襲幷諸色幣國
王占巴的賴既出兵復遣中官王貴通賫勅往勞
之賜白金三百两綵幣二十表裏　五年占巴的

賴已復安南所侵地又得黎氏父子及其黨惡獻俘貢方物謝恩詔嘉奬之　六年國王遣其孫舍楊該奉表貢象及方物比還賜真金印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疋綵絹百疋自是每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　七年命中官鄭和等往賜其國和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號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

西抵交趾北連中國地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如粧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蕃兵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槌鼓吹椰殼筒其部領皆乘馬出郊迎詔下象膝行匍匐感恩

按七脩稿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兩淋日炙無點髮之鏥視之真如銀鑄光澤猶日用

於世者愚意此必良鐵爲之故其色精瑩如此舉一物之堅巨而他物可推矣其功費之靡濫何筭也又三保之稱不知係是鄭和舊名抑豈西洋私尊鄭和及王景弘侯顯等爲三太保故耶

八年王復遣使濟標等貢象及金銀器物詔馬彬等送濟標還國仍賚勅以文幣賜之　十一年國王又遣其孫舍阿那洮等入貢兵部尚書陳洽言初討黎賊及陳季擴之時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

然寔懷二心圖居茲相依徘徊觀望衍怨期不進及進至化州大肆擄掠以金帛戰象賞陳季擴季擴遣以美女復約季擴甥陳翁挺等三萬余爲黨侵奪升華府所隷四州十二縣厥罪與交趾等請發兵討之

上以出師路由交趾交民方安業不忍用兵遠勞供給但遣使賫勅諭占巴的賴而已先是占城定三年一貢之期與安南國同是歲遣行人往勞之自後國王嗣位必請命於朝亦遣使行禮　十六年

國王遣使貢瑞象翰林儒臣金幼孜作賦獻上以

表聖應賦有序

序曰恭惟

皇上膺受

天命統紹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之境雕題窮髮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來貢蓋自三代以降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迺永樂十六年秋九月庚戌占城國以象來進其狀瑰詭雄壯玄膚王索文有白章粲若華星郁如雲霞

拜跪起伏馴狎不驚斯實希世之上瑞天下太平隆盛之徵夫百獸之中其強悍勇猛者莫逾於象非若虎豹熊羆之屬可以力制今占城以是象來貢既有以見其形質之美而其馴擾狎習似與仁獸無異於以見

聖德之廣大被於幽遠草木鳥獸咸沐

恩光而其感化之妙固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者同一效驗之大矣臣忝職詞垣幸際

聖明屢覩嘉祥之盛不可無紀述以詠歌太平謹拜

手稽首而獻賦曰惟我
皇明受
天命臨寶位洽文德隆至治際天蟠地覆冒無外明無幽而不燭化無遠而弗被惟諸福之畢來致嘉禎之駢蕃萬國以來庭咸輿琛而奉贄或貢以威鳳祥麟或獻以錦豹靈犀或進以渥洼龍文之天馬或奉以西域卷鬣之神獅其他若瑤琨球琳大貝明珠珊瑚瑪瑙琥珀琿琲琭奇果蓏海委河輸紛香焜燿雜然前陳則又不可

以脩吉也粵有巨獸兒然其狀潛海瀕以迴翔匿長林而自放勢侔山嶽之穹窿力抵萬鈞之雄壯其生也大塊孕其真至和毓其精瑶光助其神斗宿濯其英然後走百神集衆靈播休氣協嘉禎忽乘雲而下降倏天開而日晶來攸攸而雄煜文璨璨而璘瓓狀繁星之布漢縈空花而縝紛如肪之潔如玉之溫縝以白理緇以玄黃脩衆采以交互紛五色而成章炳炳烱烱熠熠煌煌六甲為之呵衛五丁為之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而獻瑞坤珎以之而效祥於是番酋長睨
之而惕驚象胥虞人望之而辟易不假羈檻而
自致匪藉罻羅而自格乃告神明涓吉日載之
以敞空之長舟藉之以幕雲之文席左叱陽侯
右麾海伯風師前驅而縮恧天吳後從而匍匐
迅飆為之帖息魍魎竊伏以藏形猰貐遠引而
遁迹焱星馳而雲駛逾萬里於倏忽沐
恩光於九重近
龍顏於咫尺觀其拜跽有常動止有節既容與而弗

驚亦安舒而自帖萬姓為之駿奔百僚為之欣
悅麒麟叅之以翺翔騶虞隨之而蹩躠于以導
乘輿服鑾輅脩萬舞協韶濩宣人文昭
皇度兆至德之禎符綿萬年之實祚開斯世於泰和
措羣生於豐豫熙鴻化以彌流亶
聖心而祇畏將以明刑弼教保民圖治答景貺於
上天貽嘉猷於後世又豈徒詠盛美侈多瑞為目前
之奇玩而已哉臣忝厠列於禁垣幸瞻依於
日月愧學術之粗疎莫形容於萬一爰纘述於具聞

畢具存於事實揚盛世之休嘉著無前之偉績

祝

聖壽以悠長頌

皇圖於無極爲之頌曰惟

皇神聖

上帝之命統臨萬方靡不從令維

帝監觀禎祥之格丕昭神化洽此文德

皇不自聖益敬于天匪象之瑞所瑞惟賢大哉

皇仁覃被八紘如天之行如日之升

上帝之歆恊于
皇德億萬斯年其未無斁
宣德元年行人黄原昌頒正朔至其國王儀度稍
弗恪原昌入端坐責之詞明氣壯王叩首謝罪贈
以金帛竒物悉郤之及還復
命承顧問悉以正對
上大悅陞户部負外郎
按原昌福建楚溪人永樂乙未進士為人持重
有氣節既奉使還時奔競之風甚熾原昌耻随

流俗浮沉遂請老以歸

正統六年國王卒嗣子摩訶貴由請襲爵

上賜勅詔遣給事中舒其失其名為正使及副使行人

旻惠往封之是冬十二月廿三日發東莞次日過

烏豬洋又次日過七州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

猪山瞭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界有巨洲橫絕海

中恠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靡碎舟人甚恐須臾

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桮墅中廿九日

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鼓吹塡咽旌旄[illegible]靄[illegible]

衣椎髻前後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于國門戴金花冠纓瓔珞環帳列戈戟以群象為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是時臘月其國猶暑民多裸袒士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　七年正月上元夜王請賞烟火爇沉檀燃火樹盛陳樂舞每夜鼓以八更為節五月六日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使舒其憂泣不知所為惠為文以祭祝融與天妃之神俄而開霽瞭見廣海諸山十五日遂收廣海復抵東莞

按吳惠字孟仁東吳人年二十以粮役管運至
京途中日歌古詩或言於縣令令奇之召為弟
子員舉永樂甲辰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
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
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進兵征之惠止之曰義
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
餘人入其峒山石攢峭如劍戟從人騰躍如飛
聞太守至奔告於其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屬
父毋也宜聽吾語衆唯唯惠因為陳逆順禍福

楊氏諸蠻感泣留數日歷觀諸屯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為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人至義寧群徭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還拜言不敢叛狀且求雪武岡之誣盜計遂阻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後陞廣東右參政支正三品俸卒愚謂航海颶濤非人力所及而惠蹈險如常不為舒其之駭亂竄雷雨弗迷大舜所以為聖遭風存敬程子所以為賢惠之度量於此可

見其後峒夷之反覆難信猶之海波不測也惠慶之坦然皆自此度量推之耳惠豈無所本哉觀其日歌古詩悠優諷味涵養性靈中有素定者故夷險一致克定大事若是語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為今惠不惟專對於遠又能達政於蠻則其所歌固可謂有用之文章而縣令乃能識之於吟誦之間亦異鑒也哉抑因是知古人奉使列國宴享之際賦詩見志占其所就後竟不爽諒有以夫　又

按詔使之往占城者其人不一而獨鄭和之舟
跡載于星槎勝覽吳惠之舟迹載于惠之日記
故特著之以見其道里所經日月所歷俾後使
可據而行耳且和由新州而入惠由校杯而入
豈二路皆可通而隨風所泊故異耶
景泰末摩訶貴由卒其子槃羅茶全遣使入貢請
封 天順中命給事中江彬行人劉寅之賫勅往
封諭其祗礪臣節賜以綵幣國王槃羅茶全遣使
沙婆利奉表入貢即賜勅并綵幣

劉寅之江西永新人其父名髦行誼端茂永樂
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子溺將
没號救命髦援之登舟附載而歸道中皎然不
敢犯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髦告之故婦知女
言本富族今舉家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
服婢役以報髦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之命
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復
載之來髦命婦善視伺為擇壻歸之婦曰渠已
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措意室之縱使從人未必

勝君殆亦天作之合使其侍君櫛耳髢固不可
有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廢副室而生二子長
定之次郎寅之兄弟文學相師友寅之登景泰
甲戌進士使占城還進員外郎參政定之
爲大宗伯謚文定爲時名臣而寅之聲望相頡
頏人稱二難云夫觀髢一事而有三善拯溺全
生仁也同舟不亂義也必其無所歸而後納之
禮也厚德所感宜食其佳偶之報哉
成化六年安南國王黎灝與占城交兵時占城盤

羅茶全卒其弟槃羅茶悅嗣位奏稱安南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不從起兵攻圍本國提挈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搶刼寶印燒毀房屋殺死軍民三百餘口擄去男婦不計其数差人占守本國地方臣暫管國事乞為賜印封王及勅安南放出擄國男婦人口廣東市舶提舉司右監丞韋春亦奏前事請行禮部差官奉勅賫去安南戒諭國王黎灝息兵睦隣

上詔且不差人待安南使人来寫勅與他賫去

年

上命工科右給事中陳峻等賫勅往占城國封槃羅
茶悅為王為安南阻絕峻等上疏曰臣等奉命于
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到占城新洲港口把守俱是
安南番人不容進入臣等見得蠻人不遜令通事
滿源等諭以出使占城國緣由源等回報番人言
說此港占城王退還我的安南國王各立界牌把
守他自見在靈山為王開船到靈山海面下碇隨
令滿源等上山訪問要見槃羅茶悅有無實跡回

還報說山中遇見避兵人說槃羅茶悅一家俱設
安南虜去地方盡數占奪改為交南州名色一入令
小旗姚官康四散緝訪是實開船回還將賞賜郎
信并原捧詔勅進緣詔下兵部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議得安南國来歲當
朝合候陪臣至日行令通事詹昇等將前項事情
譯審明白另行具奏定奪先是安南國王黎灝亦
奏占城國人乘船航海刦臣化州房屋囷儲入于
烈火除臣已差陪臣陳廷美齎本赴京陳奏外成

化六年八月占城國王槃羅茶全又親率水步掩
襲化州七年正月茶全大興忿兵砍臣戍卒臣潰
圍力戰茶全率衆而南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差
陪臣阮德真賷本赴京具由陳奏先於本年三月
茶全掃境內兵復圖再舉詭言從
朝廷差使勘臣四川地方碣石為標求息紛糾親率
象馬圖欲破臣義州使其弟槃羅茶遂領遊兵先
行茶全繼進茶遂心赧氣挫懼致喪敗夜伏建兒
殺之行帳自立為王自是國內紛紛人心好亂頭

目割據方面糾集募兵倒戈相攻殆無虛日本年
十二月初三日臣欽蒙勅諭朕詳覽奏章深察事
理互相讐殺皆非保境安民之道且尔安南與占
城曾受朝廷爵土世脩職貢為中國藩屏豈可構
怨興兵自相攻擊春秋責脩賢者是宜安分脩理
保守境土解怨息爭先盡睦隣之道仍禁守邊頭
目毋啓釁端生事邀功如欲假此為吞併計恐非
爾國之福大哉日月無私之照至哉父母均愛之
仁俾臣與占城俯仰熙皡之天偃息暄和之地此

遠臣之真情國人之畢願也臣深感
聖恩恪遵
天戒禁戢邊吏勿啓釁端固守封疆敢行報復然荼
遂自弑逆之後群情乖解有衆心離成化八年正
月荼遂親至境上差頭目翁舅虛計賫書於臣謂
其兄荼全害民違天家覆國破自取之死蕩折固
宜國人弗協荼全憂懼成疾國人立弟荼遂掌攝
國事已遣使赴京賫金葉表文求襲王爵乞臣同
往城下一盟以提夷海門為界北則為義州南則

為占城北境弃乞臣援兵數千擁立茶遂都於番
地臣謂解怨息爭欽承
聖訓隣國廢置義不相干乃差大頭目范慈與茶遂
盟茶遂歸至尸耐海口槃羅茶悅子茶質苔來與
其頭目潛率徙峒之人夜伏竹弩攻茶遂軍占人
自驚茶遂為亂兵所殺茶質苔來自立為主稱都
品持法令雖嚴人愈作叛亂臣強盜自稱為君長
者幾十人有稱摩訶支麻僗氷者有稱麻訶左庋
羅撥者二黨驅象弄兵迫逼臣邊地其餘亦各據地

方臣差頭目陳極賫書於左皮羅擬議和求舒遑逮即為支麻務永邀殺臣恐兵連禍結罪干天朝戒戢守邊頭目並圖守禦不許進兵且占城為國東抵於海西逼徑蠻北界臣義州南與龜賫二都接壤占城賫部仇隙有年自是賫部從蠻樂占城亂率衆搶掠千百為群道路不通村壚岑寂臣日夜思惟自以欽承

聖訓息兵睦鄰而遭彼國中微潰亂無主更相吞噬竟困臣邊乃遣頭目劉賫賫臣書往與叅質咨來

約堅隣好共享太平安分畏天為聖朝藩屏境土既定豈可爭奪成化九年二月茶質苔来率兵攻叛臣奢里阿麻乃為奢里阿麻所敗臣差劉寶亦被害奢里阿麻自為君長爭據一隅奢里阿麻尋死族弟波籠阿麻繼統其徒才弱力微衆心不附連年水旱禾稼寡收居民皆以澗毛山獸為命適有粒食即致死傷其民既為賓部所擒又為百種猺蠻所擄群盜驅馳阡陌往来山楸伏藥矢以射居人毒上流以絶行路彼登山遐望緣木竊窺或

見海中行船或聞林中人跡即起烟吹角嘯侶命儔或牽輕艇而掠海外之船或馳健馬以奪林中之貨加以虎狼犀象載路盈岐惟有海道稍通波濤甚惡臣與占城君長久絶音書寇盜憑陵爲平民患臣守邊頭目黎文見賊害日滋出不得已放兵追逐彼便緣澗登山鼠竄林叢更出迭入使一方之人困於鋒鏑成化九年三月初四日奉觀

勅諭有云王國與占城勢力大小不待辨説若彼先

啓釁端不度德量力固爲不義若王無故乘彼小

釁輒興忿兵凌弱暴寡亦豈得為義乎勅至王宜畧其小失益惇大義將所擄人口盡數發還戒飭邊吏毋生事邀功興兵構怨旋致報復自貽伊戚臣拜讀反思不勝喜懼震雷解雨造化一心臣即欽遵

聖諭凡擄獲男婦該七百四十一人並已發還本國

恩脩大義庶蓋前愆其人皆被支麻衕水及羅攏所抄臣重念

聖諭不覺驚惶切惟

天地大德諒不偏於生成臣子小心詎可忘於敬畏
天地既嫗煦以同仁臣子敢悖違而召禍故臣受封
至今夙宵警惕常以不能保守朝廷土地人民為
慮豈敢取非所有違訓背義自速罪尤臣雖至愚
能辨禍福臣又切思當占城國强盛之時奪臣國
四川之地臣於占城御怨圖報復其舊疆今彼凋
瘵紛拏靡有統屬勞民戍卒不遑啓居臣追思昔
日之安期篤睦鄰之義雖茶全敢違
聖諭搆怨稱兵

天鑒孔昭自貽伊戚而臣不與之校数年已来占城
人民隨而擾亂上得罪於
皇天子至聖下叢怨於小民臣顧慮之間曷勝憂懼
伏望
皇帝陛下剛中建國光大包荒亮臣惕勵省躬敢啓
併吞之念憐彼流離失所旋施綏定之恩使彼衆
下輯寧同囿和熙之治而臣兵民休息永無烽火
之虞在
聖智轉移之妙機非臣愚之能得窺測也顧占城與

廢於臣國誠不相干然占城亂亡致臣遏叉受其害叩閽有請自知踰越之難遂忍毒無言臣耐擾攘之滋甚臣南境之事舉措皆難疐尾跋胡礙於進退倘

皇上海涵春育寬遠臣冒昧之誅雨施雲行體

上天哀憐之念豈獨臣國之幸抑一方生聚之大幸

而南服俔影髦髢

闕焚香祝

聖壽於萬萬年矣

上命兵部議　十一年兵部尚書項忠等疏曰切緣
海外諸番在荒服之外正朔之所不加教化之所
不及干戈相尋互相吞噬與中國利害不相干涉
自古帝王畧外治內不勤兵於外夷惟脩政於中
國今安南占城二國僻居海外各守一隅雖是世
受王封遠脩職貢不足為中國輕重項者黎灝大
興兵甲蹂躪占城地方虜其國王妻小殺其人民
刦其金印燒毀房屋而占城國王槃羅茶悅累嘗
差人赴京控訴荷蒙

皇上覆載無私憑其奏詞特降
聖諭俾黎灝改圖易轍去惡從善欲全二國生靈各
圖長守至計續該差去右給事中陳峻等奏占城
國王槃羅茶悦一家俱被安南虜去地方盡行占
奪又蒙
皇上優容待使臣來朝譯審處分令黎灝特遣陪
臣進貢方物歷叙占城國王兄弟謀逆不道強臣
北叛人民被害等情並不曾開奏奪占國土改爲
交南州名色比與陳峻等往年所奏不同但黎灝

峻等回京之後彼已復還國土尚未可知欲行譯
問差来陪臣彼必隱諱不敢顯揚國惡合無待候
進貢陪臣回還特請
勅諭一道賫赴安南國王黎灝大意謂畏天保國善
後之計遠天灾民取禍之原睠念安南占城鄰封
接壤氣類相同風俗不異若論勢力固有大小強
弱不同而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義當憂患見恤不
宜秦越莫視今爾國雖奏占城國王槃羅茶全節
犯化州等界及弟槃羅茶遂弑主被亂兵殺死茶

曾答來自立為主國人愈叛率兵攻叛臣耆里阿麻又被所敗後耆里阿麻自為君長尋死族弟波籠阿麻繼才弱力微衆心不附國土大亂繼奉

天朝勅諭將擄獲男婦七百四十一人發回本國等因若憑所奏有以見王始則出師有名終則勉脩

大義似可嘉尚但先次占城國王槃羅茶悅奏訴被爾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不從起兵攻圍捉拏

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搶掠寶印燒毀房屋殺其人民占其地方乞要襲封等情及朝廷依憑所奏

差給事中等官陳峻等到占城冊封田奏占城國
王一家俱被安南國虜去地方盡被占奪改為交
南州名色似與王今奏情詞抵捂弟恐粉飾遮掩
緣道路隔絕俱難辨別真偽且占城國王正受王
封如使不恤國事果犯疆界殘害人民謀逆不道
罪固難逃若廼覆其宗祀遷其重器殺其人民占
其地土縱使快其心志於大義有乖況小國雖爾
歷代相傳載諸信史未聞殄絕今若一旦殄滅不
與興繼恐海外諸畨睥睨覬覦或有仗義執言一

呼而起悔將何追若能復其宗祀還其重器返其
人民天朝亦汝嘉矣顧諟欽承免貽後悔仍具實
奏聞如此則在我辭嚴義正不失懷柔之體在彼
情畢理屈自萌改悟之心矣
上從之　二十年國王復遣使請封
上命使臣馮义等往冊立之至則國王先為安南迫
逐徙居赤坎邦都郎安南尋又遣兵攻殺之矣其
臣提婆苔者攘據故國馮义因誤封提婆苔為王
其國人上章陳訴時馮义囬自占城卒於海上副

使其論罪戍邊

按行人劉寅之本傳及各書所載前次請封者止是槃羅茶悅未有茶全茶遂及苔来之名也及據安南之奏則稱茶遂弒茶全自立苔来又弒茶遂自立則茶悅未嘗主占城也豈苔来懼有叛逆之名而以其父名誑我耶苔来既茶悅之子越父繼統則置其父於何地我使陳峻往封茶悅不得入疆事在成化十年距茲又十年則所云被安南攻殺者又不知為茶悅為苔来

也茶悅奏稱安南提拏臣兄則當是茶全也豈荅来既弒茶遂而篡其禍於安南耶今馮父誤封者又稱提婆苔其與荅来不知還是二人或即一人訛為二名也然安南侵逼之罪固所必有而占城内亂之事亦不為虛今俱不可考矣但黎灝奏章乃六科日抄中全疏録出字字皆其原文而野史多係傳聞則提婆苔必是荅来之誤耳

二十一年

上別遣使封故王之弟齋亞麻勿庵為王未至而齋
亞麻勿庵先卒
上復遣給事中李孟陽封王之次弟古来為王時安
南納提婆苔而取其國為申言古来不當嗣古来
航海至廣州辯訴其冤孟陽至廣州上言占城險
僻安南搆兵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今封古来
萬一安南弗順損中國威宜傳命古来歸國聽勘
仍勅安南悔過
上悉從之命兩廣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滽屬廣東

叅議姜英往勘國人僉謂古来實王弟有名者宜繼國統奏聞滽遂移檄諭安南數其不能恤鄰之罪折其奸萌而導之順逆安南聽命不敢肆孟陽乃致古来於崖州受封而去滽復選官軍二千余東莞商人張宣領之護送古来至新州港得返國

按孟陽字時雍號南岡世為睢之長岡里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為户科給事中癸卯查盤大同錢粮值虜入寇危甚歸陳邊務十事使占城留廣中遷擢兵科都給事中數年克定古来之封

弘治戊申始歸朝陳地方五事曰懲舊敝以脩軍政設兵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聚脩城垣以禦寇患通朝報以廣德意多見採納尋擢湖廣叅政歷南京工部尚書正德丙寅上疏致事有清慎老成之褒賜誥給驛月廩歲隷享年七十有八

弘治三年古来上疏言往者安南不道納臣叛將奪臣國以授之冒受

天朝之封賴

先皇帝大恩命都憲屠公委官踰嶺海察事機文告
安南使臣獲有今日皆
聖天子之盛德與屠公之功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
干錠黃金器皿若干事異香畨物若干奩附使者
謝屠公敢昧死以請
上命濂受之濂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嘉其誠命禮部籍而貯於官
按洪武中日本遣使請文於宋濂勅濂撰文曰

本獻百金為謝廉卻不受
上知問廉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
今屠滽究占城之功既非撰文之比古來表奉
謝滽亦非自獻之私滽不敢當其視宋廉益有
光矣但滽既不受則朝廷當卻而還之且明賜
勑諭言其亂亡之後匱乏之秋方將憫恤於爾
給助扶植今爾反有黃金之謝原爾感恩思報
之情若可令滽強受據我以大字小之仁豈圖
爾國謝儀爾果沐德難忘則恪守王章效忠勿

替其所報於庸斯為至矣奚以金為如此則於
國體尤為正大不亦愈於貯官之處乎
十八年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來請嗣爵　正德
五年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文瑞賫勅往封之
文瑞字廷麟廣東新會人登正德辛未進士授
行人占城請封當遣使推擇文瑞以往事竣擢
刑科給事中後
武宗時屢出巡遊文瑞抗疏請回鑾數千言不報陞
湖廣僉事抵家卒文瑞為人慷慨不計羸乏卒

之日歛莚不給鄉人賢之

嘉靖元年占城及暹邏等國商泊至廣東時太監牛榮提督市泊司乘其貨未報稅命家人蔣義私與交易收買各物事發蔣義抵罪貨沒於官詳見暹邏

中國自後貢使依期至亦不能如朝鮮之繹絡有常云其國凡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籲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朞年得無恙復入為王於是國人呼為芳嚟馬哈剌札馬

按入山復辟舊誌所載如此然觀王卒方請封爵則今亦無此事矣必上世未通中國之時廼或有是耳

國中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木長青隨花隨結煮海為鹽禾稻甚薄國人粒食者鮮

按雜誌載占城有一稻其種耐旱而早熟宋真宗聞其名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即今南方早稻尖米謂之黄秈文云占城稻者是巳則彼國豈少粒食皆傳聞之未的耳

人惟食檳榔裹蔞葉包蠡殼灰行住坐卧不絕於
口土無絲蠒以白氎布纏其胸垂至足衣衫窄袖
撮髮為結散垂為髻於後其王腦後髻結散被吉
貝衣或云衣白戴三山金花玲瓏冠七寶裝瓔珞為飾
躡革履無襪或云跣足股脛皆露乘象或黃犢車臣茭
葉冠男蓬頭衣紫衣若衣玄黃罪死出入亦乘象
馬婦人亦腦後撮結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
同王鑄金為廟主其畜多黃牛水牛無驢有山牛
不任耕耨但殺以祭皃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

及授譯語曰早教他托生其互市無緡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有疾旋採生藥服食地不產茶酋長所居屋宇門墻俱甃灰甓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為藩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不得踰三尺魚不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為美酒釀時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揷入糟甕中或圍

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或曰不會釀醞惟飲椰子酒）酋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王當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為賀謂之通身是膽其俗獷悍勇於戰鬭（或曰其人甚黠）尚釋教每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遊船之戲定十一月十五為至日人皆相賀每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人民施衣服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藤杖

鞭之或五六十至百當死者以繩繫于樹用梭槍舂其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刼殺令象踏之或以鼻捲撲於地象皆素習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有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神為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其頭必有生死之恨國無紙筆以羊皮搥薄薰黑

削細竹為筆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燕鳩全憑通事傳譯

按占城既通文字且有秀才則紙筆乃其所有雖言語不通于中國而其詩文與華夏頗亦近似若灰書之說恐亦上世之事而非今時之陋也

其山曰金山在林邑故國山石皆赤色其中產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曰不勞山在林邑浦外國人犯罪送此山令自死　其產金銀錫鐵獅象犀

牛民獲犀象皆輸于王周顯德中嘗貢雲龍形通犀帶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無毛蹄有三路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於騾瑇瑁伽南木香朝霞大火珠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輙火出菩薩石薔薇水灑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國人用以水戰乳香沉香檀香丁香檳榔茴香烏樠木土人樵之為薪蘇木胡椒蓽澄茄白藤吉貝吉貝樹名其華盛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絲紋布白氎布貝多葉龍腦香甘蔗紅蕉子椰子波羅蜜形如東瓜孔雀山雞其

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薰衣香金銀香奇南香

按奇南出在一山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則在彼處亦自貴重且中國以為珎也其香甚清遠中國製以為帶有直至百金者但星槎勝覽作琪楠𣷹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誌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土降香檀香柏木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蕪蔓番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木

圓璧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　其朝三年一期　其里東至東海西雲南南真臘北安南東北廣東順風半月程匡州七日程達于京師我使往者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為標舟至是繫焉

按誌載遼東河間任丘人正統乙丑進士拜行人景泰壬申使占城其國人素狙詐求誠以待之禮以節之以禍福利害曉之國人信服又葉

應廣東歸善人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行人給
賞廣西須封占城以廉謹稱此皆曾將占城之
命者但邊求失其所役何事葉應失其所往何
歲難編次于本國傳中今姑附此以俟補
又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
如瓴甋頭飛似轆轤盖言土人能以鼻飲酒者
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然蠃蟲集
中亦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今占城
有頭飛者乃特婦人也占城安南老撾其地相

接宜有是種若七修類稿載近時中國有一人名汪海雲者亦能鼻飲頭飛此則怪事矣因附於此以誌異焉

又星槎勝覽載占城不解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晝夜善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然觀吳惠日記有上元烟火之宴則已知有節候非但視月生晦者惠云夜皷以八更為節又與十更異矣大抵外

國雖陋久與中華往來漸霑王化時異勢殊前後難以槩視耳又占城物產有所謂觀音竹者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亦亦勝覽所不載者